

黃任《香草箋》對臺灣詩壇的影響

林文龍

一、前言

唐朝的詩，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詩的形式，唐人承襲了兩漢魏晉南北朝餘緒，並加以發揚光大，終於使之定型為五言詩與七言詩，各分古體、絕句、律詩三種，影響後世，至深且鉅。除了形式上的定型之外，唐詩風格也呈現了多元化的發展，舉凡飄逸、幽邃、清奇、纖巧、怪誕、奧峭，可謂無一不備，至其吟詠內容，無論是抒情、寫景、敘事、狀物、說理，也是包羅萬象，從初唐到盛唐、中唐、晚唐，各朝都有其特色，也反映了每個階段的社會現象，因而創造了詩的最高成就。

在諸多唐詩格調當中，有一派是以唯美而著稱的，這些作品驚才絕艷，以吟詠宮闈生活及兒女私情為主，鄭振鐸形容說：「他們是繁絃細管的音樂，是富麗燦爛的宮室，是夏日晝光所反映的海水，是酒後模糊的謔語，若可解若不可解，若明又若暗，那便是他們的作風。」（註一）唯美思潮詩篇的出現，初唐的元稹應算是開風氣之先，中唐的王建、王涯、李賀等人，也有不少描寫宮掖生活及綺羅香澤的作品，到了晚唐，李商隱、溫庭筠並稱，同時的段成式、杜牧、李群玉、張祐、趙嘏，以及較晚的韓偓、吳融、唐彥謙、陸龜蒙等人，也都是唯美文學的佼佼者，使得整個晚唐詩壇瀰漫著

唯美思潮，其中韓偓為溫李之外，所作艷體詩最為後世所推崇，甚至他的詩集就叫做《香奩集》。

唯美主義的艷體詩，隨著詞的興起而走向盡頭，歷代固然仍有人熱衷於此，但都成就不高，直到明末崇禎年間，金壇王次回崛起，著《疑雨集》，大放異彩，也使沈寂多時的唯美作風詩篇，再現曙光。清初不少詩人受其影響，都有香奩作品傳世，像朱彝尊不僅把他的「風懷詩」收入《曝書亭集》，甚至還說：「吾寧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註二）赤裸裸表現了熱烈的兒女私情。

清初另一以艷體詩見長，且刻有專集《香草箋》流傳後世的，為福建永福人黃任（莘田）。王次回《疑雨集》的文學成就，備受肯定，盛名也在《香草箋》之上，但以臺灣而言，《香草箋》早在清代就已經是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大名鼎鼎的《疑雨集》反而未受到重視，或許是前者佔了地緣相近的便宜有以致之吧？

二、《香草箋》的歷史背景及文學評價

《香草箋》作者黃任，是清初藝文界知名人物，他的傳記在《清史列傳》、《清史稿》、《碑傳集》、《國朝先正事略》、《大清畿輔先哲傳》、《文獻徵存錄》、《清代學者象傳》、《國朝詩人小傳》、《國朝詩人徵略初編》、《

《國朝書人輯略》等書，都有輯錄，詳略互見。年代較早且內容也較詳盡的，當推《國朝詩人小傳》，該書作者鄭方坤，福建建安人，雍正元年進士，與黃任時地相近，又同為閩人。其次，《文獻徵存錄》雖成書較晚，但足資參考之處不少，根據上述二書記載，黃任生平事蹟大致是這樣的：

黃任，字子莘，號荜田，福建永福人。「少有風貌趣好，能為五、七言，近體尤精奇」，康熙四十一年，年僅二十，便考上鄉試舉人，屢上禮部應進士試都不第，這段期間，黃任一直「流寓蘇州，頗事聲色，不自顧藉」，因而病歸，踰年參加舉人大挑，得揀選廣東四會縣令，於是匆匆捧檄就任。「四會舊有隄綿亙數十里，將就湮，任相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匝月歲事。值歲饑，為粥以食，全活無算。巨寇林某鼠穴鹿澳塘，肆劫掠，數邑受其害，設方略招徠之。」任內，調攝高要，轄下的端溪三洞，為著名端硯產地，黃任素有硯癖，乃「喜過所望，竭資購之」，黃任故名士，無齷齪俗吏態，喜在公廨談詩，「頗弛縱，無威儀，於物屢有所失」，為上官所不喜，劾其縱情詩酒不治事而罷官歸里，宦橐蕭然，惟端坑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黃任歸後，居於閩縣的光祿坊，起一小齋，安置藏硯，名「十硯齋」，所居「矮屋三楹，花竹秀野，圖史縱橫，飲饌裙屐間，具有雅人深致」。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重赴鹿鳴宴，年已八十，鄉里引以為榮，未幾卒。著有《十硯齋集》、《秋江集》、《香草箋》。（註三）

黃任以工詩著稱，他的詩初學於新城王士禛（漁洋），遊吳越時，又與顧嗣立（俠君）、姜宸英（西溟）、湯右曾

（西涯）等名詩人交往，於是詩益精進，同時的傅玉露稱他集中「弔虞卿」、「樂毅墓」、「李陽冰般若臺篆書」及「三君詠」等篇「直欲躋韓碑、晉石而上之」，陳兆崙稱他的「越王臺」詩「磊磊塊塊，如山鎮紙」，桑調元、許廷鑑則稱他的「築基」、「賑粥」諸篇，「彷彿元道州春陵之作、白香山秦中之吟」（註四），袁枚（隨園）愛好黃詩，甚至到達「偏嗜」的地步，曾說：

「余於古人之詩，無所不愛，恰無偏嗜者，于今人之詩，亦無所不愛，恰于高文良公《味和堂集》、黃荜田先生《香草齋詩》有偏嗜焉，豈亦性之所近耶！」

（註五）

凡此種種，可見黃任的作品，早在乾隆年間，就已爭相傳誦，而且還受到當時性靈派領袖袁枚的「偏嗜」，當然誠如袁氏所言，最主要的原因，即應在於「性之所近」，黃任詩裡，真性自然流露，尤以他所擅場的艷體詩，哀感頑艷，卻不晦澀，容易引起後人共鳴，在這方面，鄭方坤有深入分析：

「（荜田）最工詩，菁蔥召蒨，務去陳言，又不墮澀體。與秀水朱昆田、高郵李百藥同其標格，閩人戶能為詩，彬彬風雅，願習於晉安一派，磨礱沙盪，以聲律圓穩為宗。……荜田逸出其間，聰明淨冰雪，欲語羞雷同，可稱豪傑之士。其艷體尤擅場，細膩溫柔，感均頑艷，所傳《秋江集》、《香草箋》諸作，傳聞林前輩謂其實有所指，擬諸玉溪之賦錦瑟、元九之憶雙文、杜書記之作青樓薄倖、楚雨含情，殆詩家賦而興也。……吾於荜田首屈一指矣。」（註六）

黃任擅寫艷體詩的背後，也許有如鄭方昆引述前輩文人傅玉露（字良木，號閨林，又號玉筍，浙江會稽人，康熙五十四年探花。）之說，這些詩「其實有所指」，但所寄託者為何事，目前似已不容易稽考了。吾人若從黃任真實的生活面試加探討，便可發覺「其實有所指」之說，頗有為賢者諱的味道。按黃任平生名士風流，縱情詩酒，在美色方面，也是享盡人間艷福，鄭方昆說他辭官歸里之後，「飲饌裙屐間，具有雅人深致」，已經很含蓄、委婉指出名士、美人的「雅人深致」，而事實也是如此，黃任上述辭官歸里，固然有「端坑石數枚、詩束兩牛腰」一事，傳為千古美談，但以其他文獻考之，他千里迢迢從嶺南載回的，恐怕不就只有這兩項了。《隨園詩話》卷四有云：

「黃莘田妻月鹿夫人，與莘田同有研癖，先生罷官時，囊餘二千金，以千金市十研，以千金購侍兒金櫻以歸。」（註七）

隨園話中透露了若干箇中消息，而《榕陰詩話》也說：「莘田侍兒金櫻，明艷絕世，妙解文翰，兼工絲竹，是其千金所購。」（註八）足證罷官還鄉的黃任，仍然沈醉在溫柔鄉裏，《秋江集》、《香草箋》中，許許多多細膩、露骨的作品，不啻就是他浪漫生活的寫照。

關於《香草箋》一書由來，據《石遺室詩話》記載，黃任所著詩集，初為《十研齋集》，既而有《秋江集》，最後為《香草齋集》，《香草齋集》共六卷，計九百六十餘首，其中七言絕句就高達六百餘首，為古今所罕見。此集專學李商隱、杜牧、溫庭筠，後來纔另編《香草箋》集，凡《香草齋集》中香奩之作，都收羅在內，陳衍（石遺）甚至譽之為

「幾欲追微之、冬郎而及之，王次回不足道也。」（註九），評價之高，尚凌駕《疑雨集》之上。

三、《香草箋》內容略述

黃任作品，固然各體俱工，但整體而言，要以七言絕句最工，這點杭堇浦在乾隆間，就已言之（註一〇），故《香草齋集》以七言絕句佔絕大多數，《香草齋集》中再選取香奩之作為《香草箋》，則依然如此，計七言絕句一百二十五首、七言律詩十三首、五言律詩五首、五言絕句一首、五言古風一首，另附錄徐嬾雲七言絕句十首、七言律詩十一首，總共一百六十六首，惟其中上卷「雜思詩」，較早的版本都標明是三十首，但不知何故，實際只有二十二首。謹選錄該題五首，以見黃任善於描寫兒女之情的作品風格，詩道：

「曉霜初日滿紅樓，斗帳流蘇半上鉤。

坐定鏡臺侵早起，一杯卯酒怕梳頭。」

「芙蓉出水本來鮮，自喜新粧愛近前。

行近前來無個事，手纏紅袖一嫣然。」

「合歡床上小熏籠，覆著衣裳半退紅。

自說經年懶針線，春衫還是舊裁縫。」

「已收衣汗停紈扇，小綰烏雲插素簪。

暗坐無燈又無月，越羅裙上一飛螢。」

「貪涼愛著研光羅，其奈中單映肉何。

一片輕明遮不得，芭蕉牆角夕陽多。」（註一一）

《香草齋集》何時結集為《香草箋》，我未見過原刻本

，無從得知，據推測應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黃任晚年重赴鹿鳴宴前後。《香草箋》原刻，純屬個人詩集，應當是沒有注釋的本子。由於《香草箋》出版後，頗得詩壇好評，閱讀者衆，乃由出版商請人詳加注釋，而以「暢銷書」的面貌出現。目前所知，較早出現的《香草箋》注釋本，有二種，一是寄閱軒主人注本，一是靈窗主人注本，前者成書於嘉慶年間，後者年代不詳，但從書中若干敘事推敲，可能是同治年間刊本。二本箋注者，都以託名方式付梓，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主要原因就是當時風氣未開，香奩作品仍難容於舊社會的緣故。

舊刊本《香草箋》之後，另附錄黃任之女黃淑婉著《綺窗餘事》（一名《香草箋外集》）一卷，共詩二百四十七首，中又收錄了黃淑婉之女林瓊玉詩十一首。《綺窗餘事》之附錄於《香草箋》後，不知是原本所有，抑或注本所增，已難深考，僅知嘉慶己巳冬寶章堂藏板的刻本，已附有此卷。

（註二）按黃淑婉爲黃任次女，林瓊玉爲淑婉之女，即黃任外孫女，喜爲詩，曾以詠梅花句：「風定月斜霜滿地，西廊人靜一聲鐘」句，爲同時詩人陳兆崙（字星齋，號勾山，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謝道承（字又紹，又字古梅，福建閩縣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所激賞，以爲謝女柳花不能過，以此而負盛名。《綺窗餘事》各詩，由於程度參差不一，以致思明李禧重刊淑婉詩，認爲集中諸詩，多與詠梅句不相稱，疑爲可能是好事者者雜採淑婉之詩，屬入他作而成（註三），後來刻《香草箋》者，幾乎都將淑婉詩截去，恐怕與此不無關係，惟近人張作梅氏重刊《綺窗餘事》，則另有他的看法說：

「初佩詩自『水仙』至『家大人重宴鹿鳴』，計共一百零四首，皆思致婉美，其與勾山太僕所賞者，固相距未遠也。大抵係謝庭瞻對之作，綺窗詩就，老人從而潤色之，以是詞意斐然，遂乃無慚名父。及後老人謝世，初佩所作，率多傷貧嘆逝之詞，或者處境日非，學殖漸就荒落，未可知耳。不然，何至鹿鳴詩以後，竟與趨庭時所爲諸篇，劃然判若兩人耶，由是言之，則李禧所言，固未可盡信也。」（註四）

張氏推論之言，由現實層面來看，應接近事實，黃任爲次女淑婉潤色所作詩，原極其尋常，所謂他人屬入之說，恐怕有點不近人情。

至於林瓊玉其人，他是黃任外孫女，也是黃淑婉女，年二十一，嫁給閩縣儒士陳澧，澧爲世家子弟，治舉子業，屢試不售，鬱鬱而亡。瓊玉嫁八年而寡，撫有一子，年甫周歲，母子相依爲命，六十九歲，經學使恩雨堂請旌節孝。平日所吟詠篇章，多告散失，僅存十一首，其中有「乙丑冬至後五日，贈別懷珍姪女婿東寧司鐸嘉義。」五言律詩二首云：

「團聚無多日（原注：時與同居纔二旬），分離治束裝。談心嫌晝短，把袂覺情長，繼咎燈成地，添杯露作光。欲留留不得，殘月上西牆。」

「舟車經絡緯，隨任向東寧。一路風霜凜，重洋雪水停。瑟琴調鐸館，詩酒樂元亭。爲計還轅日，榮遷二載零。」（註五）

這兩首詩，姑不論其工拙，以臺灣而言，卻是珍貴的文獻資料。乙丑，應是同治四年，司鐸東寧嘉義，是擔任臺灣府嘉義縣儒學教諭，林瓊玉這位姪女婿爲何許人，目前尚難考證

出來，尤其清末嘉義縣未修志，官方檔案又散佚殆盡，在現有的清代職官資料當中，也無法查出任期相符的，只有俟諸異日了。

《香草箋》中，又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奇特現象，就是本書篇幅雖然不多，但卻附錄了徐嬾雲詩多首，「惆悵詞和徐嬾雲作」七言絕句十首，附錄徐原唱十首，「無題八首和徐嬾雲」七言律詩，附錄原唱三首集又倒疊韻八首，且有一篇駢體文長序，總共二十一首，比率佔了很高，頗令人覺得突兀。古今詩人多喜歡詩酒唱酬、攤箋和韻為樂，因此別集當中，在和韻詩之後，往往都會附錄原作，以誌鴻雪。黃任集中附有友人之作，本不足為怪，只因這些和韻詩，都是寫些兒女情長的香奩體，加上又未附錄其他詩人作品，也未註明徐嬾雲為何許人，後之讀者，但覺其緣情綺靡，於是乃有人「疑嬾雲為黃氏之女弟子，而發生戀愛者」（註一六），其實徐嬾雲並非女子，而是個懷才不遇的窮秀才，《隨園詩話》補遺卷八云：

「崑山徐嬾雲（雲路）秀才，買書無錢，而書費頻至，乃自嘲云：『生成書癖更成貧，賈客徒勞過我頻。聊借讀時伴問值，知非售處已回身。乞兒眼裏來鴉炙，病叟床前對美人。始歎百城難坐擁，從今先要拜錢神。』余幼時有『家貧夢買書』之句，蓋紀實也。今見徐生此詩，觸起貧時心事，為之慨然。徐又有句云：『風威兩岸荻，雪意一天雲。』（註一七）

據此以觀，徐嬾雲為吳人，按黃任年輕時考取舉人之後，曾流寓蘇州過一段時間，且「頗事聲色」，兩人之所以交往、相知，應與此有關。

四、清中葉後風靡臺灣詩壇

臺灣的詩學，雖然肇始於明末太僕寺卿沈光文，不過當時只是幾個遺老眷懷故國、憑弔山河，藉吟詠以遣窮愁羈旅生活而已，影響不大。清人得臺之初，光文尚在，又邀集若干文士結社聯吟，即所謂「福臺新詠」者，但也是曇花一現，成果有限，實際上臺灣的詩壇，仍以科舉的八比試帖為取向，「士習講章，家傳制義」（註一八），這種試帖詩，作者只能依照一定的規格吟詠，汨沒靈性，與傳統詩學大相逕庭，因此從清初到嘉、道年間，即使偶而有一二好學之士，熱衷為詩，無形中也都受到試帖詩所束縛，沾染頭巾習氣，難得一見秀逸、清新之作。

道光末年，高鴻飛以翰林來任彰化縣知縣，在他任內，聘廖春波主講白沙書院，始以詩、古文詞課士，鴻飛也常蒞講席，「為言四始六義之教，間及唐、宋、明、清詩體」，開臺灣提倡詩教風氣之先，於是彰化人士競為吟詠，就中以陳肇興最為傑出，著《陶村詩稿》六卷、《咄咄吟》二卷，合刻於世。（註一九）陳肇興《陶村詩稿》問世，終於使受到試帖影響而一蹶不振的臺灣詩壇為之丕變，為了揣摩古今佳作，當然士子必須接觸更多的讀物，閩、臺一水之隔，福州、漳州、泉州等地風靡一時的《香草箋》，也很快的就廣受歡迎，當然黃任的《秋江集》也連帶受到喜愛，風氣雖然如此，但在當時並未有人刻意去記錄，以致不容易找到相關資料，吾人僅能從若干吉光片羽加以推敲。以陳肇興為例，他在咸豐九年赴福州應己未科鄉試，重陽同友人登烏石山，有

「九日同諸友烏石山登高用十研老人韻」七律二首，及其集中有「無題」七律八首，已深得《香草箋》神韻，試舉首尾二首為例：

「一顧傾城恨已遲，形相色色兩心知。人因見慣渾如醉，情到鍾時轉是痴。梔子簾前偷訂約，丁香盒底漫題詞。無因得並夫妻鳥，夜夜雙棲連理枝。」

「雪貌雲鬟二十餘，風神猶似破瓜初。使君陌上青驄馬，盧女門前白玉車。鈴閣人歸春悄悄，畫堂燕去夢于于。青樓薄倖無知己，腸斷蕭娘一紙書。」

（註二〇）

與陳肇興同時期的淡水林占梅，著《潛園琴餘草》詩稿，其中不乏綺麗的香奩作品，風格也明顯受到《香草箋》影響，如「師韞軒雜詠」二十首，即是描寫他周旋於群芳之間的韻事，有云：

「有時忤觸暗含瞋，淚濕蛟綃翠黛顰。此種丰神描不得，梨花帶雨一枝春。」

「擎箋繡罷學抄書，惹指纖纖運管徐。寫罷泥郎評甲乙，簪花字格果何如。」（註二一）

林占梅另有一首作於咸豐五年的「黃莘田端硯歌」，描述他得到黃任十硯齋舊藏端硯的喜悅，說是：「得來好硯同好友，日日摩挲常在手。……閩中同嗜本有人，十硯老人莘田叟。……湖曲百篇擅竹枝。楊、李當時並盛名，草箋一部描花柳。……相關性命硯兼花，自寫胸懷詩與酒。因此罷官歸去來，清時何害風流咎。囊中只贖二千金，半購端溪紫雲母。歸裝十硯剩餘貲，還取珠江兩妹秀。……舊物星分到海東，連城荆璞為吾有。香草箋中此硯詩，玉堂佳句鐫其後。」

（原注：《香草箋》有詩曰：『何年脩斧屬吳剛』云云，即鐫於此硯之後，隸書、篆印俱佳。）」（註二二）林占梅對黃詩的「偏嗜」，由詩中表露無遺，尤其黃任生平的最愛——「硯兼花」，恰與占梅相同，所以纔會有「閩中同嗜本有人」之句，又不惜重金購回古硯，以備日日摩挲。按林詩原注認為硯陰所銘「何年脩斧屬吳剛」云云，出自《香草箋》，其實這首詩係出自《秋江集》，是「予以雲月硯寄泰安公，公為鐫銘，揭一紙寄示，賦詩奉呈」七絕四首的第一首，詩為：

「幾年修斧屬吳剛，帶得蠻煙上玉堂。一握忽生雲五色，蓬萊新署兩三行。」（註二三）

林占梅詩注之所以有此誤植，可能是平日讀熟二集，下筆時僅憑記憶，遂將《秋江集》作品，誤認作《香草箋》之詩，以致首句第一字，就有一字之差。這首詩不論出處如何，都是黃任作品，毋庸置疑，但就詩題所敘來說，全題四首詩只是黃任先前送了「雲月硯」給「泰安公」，「泰安公」請人刻銘硯背後，寄硯銘揭本給黃任，黃乃作了四首詩回報。換言之，「雲月硯」已另有銘文，非「幾年修斧屬吳剛」這首，由於此詩專為「雲月硯」而作，銘諸他硯並不恰當，因此我猜想林占梅所購這方號稱「黃莘田端硯」的古董，恐是出自好事者的偽託，不足憑信，惟此是題外話，不必深論。

有清末葉，臺灣的社會風氣日趨開放，特別是在「要門時新海上裝」（註二四）的光緒年間，偏嗜《香草箋》的文人學士，仍大有人在，茲舉幾個實例，彰化舉人呂汝修「有懷謝四兄頌臣」有「談詩喜酌黃公酒」之句，注道：「兄最喜

黃莘田《香草箋》詩」(註二五)「謝四兄頌臣」，即謝道隆，他是光緒間臺灣縣生員，著有《小東山詩集》，但不知何故，並未存留香奩作品。

另位《香草箋》的嗜好者，為臺南名士許南英，南英著有《窺園留草》。光緒十二年，他曾寫了一首「戲集香草箋句」七絕云：

「汝纖我瘦不差池，對倚紅闌不語時。十索十香空有恨，共君無事莫相思。」(註二六)

翌年，南英又作了「王泳翔納寵，戲作催粧詩賀之」七絕六首，第五首甚至還特別提到了《香草箋》，詩道：

「淡紅衫子怯輕寒，撒盡瓊漿燭未殘。香草箋詩還記否？手拈衣帶恁人看。」(註二七)

由這些細節來看，許南英的確對《香草箋》花費了很大工夫，因此他的集中，在尚未經歷家國殘破的乙未之役以前，仍可見許多充滿唯美主義色彩的作品。

鹿港諸生許劍漁著有《鳴劍齋遺草》，他大約在光緒十七年前後，曾寫了「夢遊仙用黃莘田先生原韻」七絕九首及「望仙詞用黃莘田原韻」七絕二首，按「夢遊仙」與「望仙詞」，都是《香草箋》所收的作品，可見許劍漁也是個《香草箋》迷，吾人由文獻中得知，他是光緒十六年考上秀才的，年僅二十二歲，一時榮耀畢集，接著又完娶，這段時間為他一生中「唯一最得意之秋」(註二八)。許氏青年得志，又才氣自負，因而難免於花晨月夕，飲酒賦詩，過著充滿浪漫氣息的神仙眷屬生活。黃任的《香草箋》，正好是才子佳人多愁善感的最佳寫照，晨夕吟哦，也試著將心比心，依樣步韻，詩道：

「霓裳一曲本來工，入聽翻疑試夢中。

記得中秋明月夜，也曾身到廣寒宮。」

「曾經搔背匪思存，猶帶麻姑舊爪痕。

結得神仙緣不解，故能霞舉獨軒軒。」

「濯足扶桑日未斜，回頭飽看赤城霞。

天台景色濃如許，劉阮緣何錯憶家。」

「蟠桃高會宴群仙，十二樓臺繞紫煙。

多飲瓊漿消不去，一場沈醉近千年。」

「樂珠宮闕殿寥陽，錯落天花自散香。

戲舞仙姬偏綽約，隨風輕颺六銖裳。」

「暮雨朝雲稱意苦，瑤姬只合住陽臺。

非憐宋玉多情甚，薄怨緣何入夢來。」

「玉樹株株有異香，彈琴仙女各爭強。

旁觀久立飢餐露，始信壺中日月長。」

「蓬萊樓閣五雲多，八洞神仙說姓何。

偶爾投壺輸玉女，費他鎮日事研磨。」

「洛川端不讓瀟湘，羅襪凌波水亦香。

稱體冰綃風蕩漾，知他纖自落絲娘。」(註二九)

乙未之役，臺灣割給日本，為臺灣近代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割讓之初，戎馬倥傯，唯美、香奩氣息濃厚的《香草箋》，只暫時掩斂其璀璨色澤，不久之後，又在臺灣詩壇受到重視，綻射更耀眼的光芒，也使清代中葉以至乙未割臺百數十年間，一直定位在貴族文學的《香草箋》，急遽轉化為平民文學，甚至肩負了日治下傳承漢文化的部份社教功能。其主要原因，我想跟《楚辭》裏以美人香草比喻人君、賢臣，激勵忠愛，有很密切關係。在當時日人統治之下，臺人凜於

民族意識，而惟恐以言論觸及時忌，乃以美人香草作為故國之思的依託。這種轉化，要以鹿港諸生洪攀桂最具典型，洪富民族意識，具有傳統讀書人的傲骨，日治之後，不受威逼利誘，大節巍然。他畢生留下豐富的詩文作品，其中有《壯悔餘集》一種，全是乙未以後所作（註三〇），在此之前，卻不熱衷斯道。由此，吾人可得知洪氏纏綿悱惻的香奩詩句背後，實隱含著另一層深意。黃任作《香草箋》，早就有人說是另有寄託，其真相如何，已難論定，而日治以後的臺灣，《香草箋》忽然由清代屬於世家子弟寄情聲色的貴族文學，而普及於平民大眾，為臺灣文學史上一項異數，當然這是時代背景使然之故，日治中、晚期，再因擊鉢詩及燈謎興起，而大行其道，自另當別論。

日治時期，《香草箋》既再度風靡臺灣，於是民間書房便有人以之作爲詩學教材，臺北宿儒趙一山即爲一例，據連橫氏所言：

「稻江王香禪女士，曾學詩於趙一山。一山，老儒也，教以《香草箋》，朝夕誦誦，刻意模仿。」

（註三一）

按春丞氏曾言：「當時臺北，確有專教《香草箋》使爲詩人的前輩，他有他不得已的原因，恕不詳述。」（註三二）所謂專教《香草箋》的前輩，似乎即指趙一山而言。臺灣這種普遍以《香草箋》爲詩學教材的方式，棄傳統教法於不顧，本末倒置，甚至淪爲擊鉢詩會賴以奪魁的工具，黃文虎氏也曾批評說：

「《香草箋偶註》兩卷，自播藝林，頗為膾炙人口，臺灣詩界尤為流行，摹仿其句法而得掄元者，更比比

矣。」（註三三）
見微知著，臺灣詩壇競相模仿、套用《香草箋》句法，以期詩會高中的風氣，有礙詩學發展，連橫氏期期以爲不可，乃於所辦《臺灣詩薈》大加撻伐並示以正確學詩方法，說是：

「詩有別才，不必讀書，此欺人語爾。少陵爲詩中宗匠，猶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人讀過一本《香草箋》，便欲作詩，何其容易！余意欲學詩者，經史雖不能讀破，亦須略知二三，然後取唐人名家全集讀之，沈浸穠郁，含英咀華，俟有所得，乃可旁及，自不至紊亂無序，而下筆可觀矣。」（註三四）

可惜連氏之言，渾如蚍蜉撼樹，起不了大作用，詩壇依然故我。當然在「非擊鉢詩」的純唯美作品，詩壇當中善於模仿《香草箋》者，還大有人在，且樂此不疲，鹿港陳懷澄有十首著名的「卻扇詞」，反應了日治時《香草箋》風靡臺灣的另一面，誠如王松氏所言：「情思纏綿，豔麗可愛，置之十研翁《香草箋》中，殆不易辨。」爰錄十首，讀者不妨兩相比較，詩道：

「華燭雙燒照畫屏，綠紗裙帶響玲瓏。

冬宵更比春宵短，咫尺銀河看小星。」

「似羞似怯頻凝睇，堪盡燈前背面圖。

任汝卸粧披扇認，檀郎不是老狂奴。」

「圓柱楠床軟錦氈，房櫳燭爛薄寒天。

卸頭倚闌粧臺畔，故意遲人細拍肩。」

「紅袖輕遮暗潑眸，流蘇繡帳下雙勾。

枕函中界檳榔盒，恐到宵深觸並頭。」

「解衣並坐合歡床，嬌軟盈盈竟體香。
叉手試量鞋樣小，脚環蓮子響丁當。」
「更籌一刻抵千金，密語傳來夜已深。
摸出袖中雙戒指，掛郎拇上結同心。」
「羞慙些含語又低，手纏衣袖鬢袍犀。
明朝要早梳頭起，珍重同聽報曉雞。」
「香煖鴛裘似懶春，共搜舊事話逾新。
罰郎雙括看花眼，專在人叢要覷人。」
「鴛鴦下牒鵲填橋，領略床頭細語嬌。
情事未堪多敘遍，阿儂不睡自前宵。」
「曉日瞳瞳上柳梢，尚隨雛鳳住香巢。
也知廿四番風好，一夜吹開荳蔻苞。」

（註三五）

五、《香草箋》與傳統燈謎

黃任以錦心繡口寫成的《香草箋》，詞藻豔麗，早已備受文人學士青睞，日治時的臺灣，因特殊的時代背景，加上擊鉢詩會推波助瀾，使原本就風行一時的《香草箋》，愈受推崇，於是又與傳統燈謎結合，成了臺灣各地元宵射虎大會上的寵兒，出盡鋒頭。燈謎，又稱文虎，另外尚有各種別稱，它是歡渡元宵佳節不可或缺的應景節目，除此之外，也是傳統的文人遊戲項目之一。臺灣的傳統燈謎，起源於何時，已難稽考，最遲在明鄭時代就可能出現，而真正加以提倡，且有資料可考的，似以清咸豐年間新竹林占梅的潛園燈謎為最早。光緒年間，灌陽唐景崧以翰林來任臺灣道，他任內大力獎掖風雅，公暇輒邀集僚屬於道署的「斐亭」舉行文酒之

會，詩畸（詩鐘）、詩、謎都是遊戲項目，後來將全部作品彙編為《詩畸》一書，末附《謎拾》二卷。（註三六）

燈謎大會，注重謎題的撰擬，自古而然，謎題取材廣泛，經典、詩詞、俗話、人名……等，形形色色，出題為兼顧謎底難易程度，無不竭盡才思，當然為了提高參與興趣，當時社會流行的事物，便成了重要的素材。《香草箋》在清代固然有其愛好者，但尚未普遍，還未成為燈謎的題材，茲以斐亭《謎拾》二卷為例，謎底悉以經傳為主，未見《香草箋》，日治時代，《香草箋》既成了臺灣詩壇炙手可熱的讀物，而參與燈謎者，也絕大部分為詩壇中人，自然而然就反映在燈謎活動之上，有關當時謎題材範圍，據臺南謝國文「省廬文虎研究」，吾人可知其梗概，有云：

「臺南欲組織謎社，最高興熱心而除有學力、有趣味、乏時間工夫者外，不出十名，青年學子，咸勃勃摩詩，而不喜研究燈謎，是範圍太廣，四書五經，未曾讀過者居多，況《聊齋》、《西廂》、《左傳》、《古文》、《水滸傳》、《紅樓夢》、古人名、地名、動植物名、成語、俚諺，近且取《燕山外史》、《少岳賦》、《隨園尺牘》為謎底，青年詞客大多數由《古唐詩合解》、《香草箋》、《幼學瓊林》、《千家詩》入手，詩詞多，文言少，故皆視為廣泛難學，以上範圍，施之於今日吾國青年，猶為難能，而況文學粗淺之臺灣？誠毋怪乎青年裹足不前也。」（註三七）

本文約作於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左右，據此而得知《香草箋》之被納入燈謎題材，也是在這時候，且僅是「青年詞客」的「入手」燈謎參考書，換句話說，老師宿儒是不屑為

之的。

臺南為前清臺灣首府，也是文化古都，日治時代，府城人繼承斐亭餘緒，頗有提倡燈謎者，就中以謝國文成立「省盧文虎社」，廣邀同好，以謎會友，並藉此鼓勵青年學子深研漢學典故最著（註三八）。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四月（陽曆），有高雄苓洲陳瑛林氏、嘉義黃瀛洲氏等謎友，聯袂拜訪省盧文虎社，與該社同人舉行「射虎大會」，一連三夜，所懸謎條佳作不少，單是陳瑛林氏所作，即多達百餘條（註三九），僅就有關《香草箋》部份摘錄表列如次：

謎面	謎底	備註
自為文辭劣	鄙人句子無多麗	香草箋 句一
經過三旬始娶妻	手牽初月下	香草箋 句一
解圍人未至	消息沉沉困一場	香草箋 句一
血淚痕	斑斑哀怨至今存	香草箋 句一
料理店	療飢動即到君家	香草箋 句一
十三夜月	今宵尚欠二分圓	香草箋 句一
蒹	人立落花前	香草箋 句一
詩可隨意作，體韻要拘束。	無題	香草箋 題一

臺灣光復初期，戰時被受壓抑的漢詩，再度復甦，民國

四十年代，隨著樞府播遷，許多飽學之士，也來到臺灣，於是又把漢詩掀起另一個高潮。不少詩人仍是燈謎的擁護者，主稿、射虎，兼而有之。《香草箋》謎依然非常盛行，一些較具傳統文化色彩的古城，謎會懸出《香草箋》謎條，已司空見慣，謎友也都具有猜射的能力，這種情形，大約延續到五十年代。已故彰化耆宿高泰山先生，數年前曾面告，他對《香草箋》有偏嗜，如有機緣主謎，也常以《香草箋》為謎底，惟都屬逢場作戲，謎稿沒有刻意保留下來，僅有一則他認為最為露骨，印象也最深刻的，謎題「尼龍內褲」，謎底是「一片清明遮不得」，容易引人遐思。

據上述謝國文之說，《香草箋》在日治中、晚期，被用來當作燈謎素材，原是「青年詞客」的「入手」之資，老一輩宿儒，可能還不屑一顧，因此如謝氏本人的「省盧文虎」、連橫氏的「文虎待射」都沒有錄存《香草箋》謎。然而歲月催人老，民國五十年代，燈棚底下善於射《香草箋》者，已由從前的「青年詞客」變為白首老翁了。民國六十年代，《香草箋》謎，雖也有貼上燈棚者，但幾乎都沒人問津。據彰化何深溪先生言，這時的《香草箋》謎，純粹是聊備一格，點綴場面而已。過了六十年代，許多地方的傳統燈謎，逐漸被一種抽獎式的所謂「燈謎大會」取代，參與者只是碰運氣，出題素材又多圍繞在影歌星、歌曲名、電影名……等新事物，《香草箋》謎終於黯然退出活躍數十年的臺灣傳統燈謎，年輕一代，可能已不知《香草箋》為何物了。僅就光復後《淡江廈語》一書所載有關《香草箋》謎彙如附表（註四〇），以見一斑：

資料來源： 《淡江廈語》	謎面	謎底	作者	備註
	兩別泣不休	淚點未曾乾	王欽宗	面唐詩
	遂唱陽關三疊曲	一絃一柱一離聲	全右	面幼學
	籬邊黃菊笑	牆下秋花露朵鮮	全右	面四景詞
	臉兒紅	暈頰潮腮絕好看	全右	面曲目
	咆	些時近語亦應難	全右	
	泣顏回	淚點未曾乾	全右	面詞牌
	寄簡	立在新齋小竹邊	吳登龍	面文言
	盈盈秋水暗傳情	眼波雙門燭光遮	全右	
	一個知心難得求	交遍天涯無此友	全右	面賢文
	斜倚薰籠坐到明	拋下可憐君不管	李秉汾	面唐詩
	了塵和尚	世情轉薄道緣深	林淇津	
	青鳥殷勤為探看	瑤池大抵碧桃開	施勝雄	面唐詩
	滿園紅紫鬥芳菲	花花相對葉相當	全右	面千家詩
	曲罷不知人在否	可憐江上數峰青	全右	
	隔著窗兒滴到明	淚點未曾乾	洪燦楠	面白香詞譜
	僕誠已著此書略陳固陋	鄙人句子無多麗	高銘賢	面古文
	臨床實驗	唯有錦裘知此意	全右	

六、在臺所見《香草箋》版本舉隅

自清代以來，《香草箋》既以綺麗纏綿的詞藻，風靡了整個詩壇，乃至成為書房講授詩學的範本及燈會射虎必備參考書，出版商為了迎合讀者需要，也就一再梓行，或增注，或增刪內容，或與他書合編，有各種版本。早期的臺灣，書籍主要來自福州、漳州、泉州、廈門等地，如福州「集新堂」、「漳州「王源順」、泉州「綺文居」、廈門「會文堂」等，都很著名。不過這幾家書商，大抵以販售童蒙讀本、五術、歌仔冊之類的小書為主，種類不多，但已能滿足一般讀者需要。日治時代的大陸，上海出版業崛起，以新法石印取勝，且售價低廉，也很快進入臺灣的市場，但所銷售的書也不出前述範圍，除非有豪富之家特別採辦。因此臺灣光復以前《香草箋》的來源，應以福建、上海佔絕大部份。清代的情形，吾人已不得而知，有關日治時代情形，據春承氏回憶說：

「營商當然以顧客之需要為對象，以上述的狀態，民眾對中文的需要不過如是，私塾的課程，又日趨沒落，售線裝書的舊書鋪，自然也隨之劇變。……他們除批發演義體的章回小說，和閩南所流行的陳三五娘、雪梅思君……歌仔書及山醫命卜相和曆書，其次就是售于書塾用的《三字經》、《千家詩》、《千字文》、《千金譜》、《百家姓》、《昔時賢文》、《朱子家訓》、《唐詩三百首》、《古唐詩合解》、《幼學群芳》和《瓊林》、《四書五經》、《古文析義》、

《指南尺牘》、《秋水軒》、《隨園尺牘》、《曾國藩家書》、《香草箋》、《網鑑易知錄》……不外三、五十種。」（註四一）

《香草箋》竟名列「三、五十種」書塾常用書之一，由此即可看出當年《香草箋》的普遍化與平民化，為其他清代名詩人所望塵莫及。臺灣光復後的民國四、五十年代，拜燈謎之賜，《香草箋》仍有據舊版影印或附錄謎書出版，惟至此已接近尾聲。

《香草箋》自結集出版，至光復後，流傳甚廣，版本繁多，我不想一一考證，僅就個人所見，將臺灣常見的版本分類略述：

(1) 無注本

《香草箋》的原刻本，我未過目，應是屬於沒有注釋的本子。自嘉慶年間注釋本問世以後，已罕見刊本。然注釋本的通病，就是不便諷詠，因此偶而還出現無注本。架藏僅有一種，為民國二十一年一月「繫春社」印行，鉛排線裝本，不分卷，版心有「小品叢刊」字樣，應是屬於該叢刊的一種。本書每面八行，行二十四字，卷首有「辛未臘不盡五日、繫春社主人」的題識，題識中僅「節錄阮恕齋之言」，闡釋《香草箋》一書「微旨」，別無其他資料。按所謂「阮恕齋之言」，即嘉慶十三年寄閱軒主人注釋本敘言（詳見下文），據此可知此本的祖本，實係寄閱軒主人注釋本。

(2) 寄閱軒主人注釋本

寄閱軒主人注釋本《香草箋》，題為《香草箋偶註》，這是流傳臺灣最廣的《香草箋》。書仍依原本分二卷，卷首有嘉慶十三年七月「恕齋阮芳潮」一序，可知其成書的旨趣

及經過，並對當時有人批評此書乃黃任「白璧微瑕」有所辯白，略謂：

「近世所傳《香草箋》詩，吾閩永福黃莘田先生之作也。莘田操履純白，襟度冲夷，生平所為詩無慮數千首，若《十研齋稿》、《秋江集》，多與一時公卿士大夫酬贈及紀遊感遇之篇，並皆春容爾雅，嗣響唐音，而箋中詩獨寫閨房兒女之事，流連往復，純以綺語摭其深情，或疑為香奩之續，至擬之陶徵士白璧微瑕，今讀箋中無題詩序，有無聊筆墨之云，則莘田於是書有微旨焉，知言者以為有託而逃，諒矣。願書中撫言隸事，出入百家，後生喜其博而亦苦其奧也。寄閱軒主人者，以文學著名，專攻舉業，兼事詩歌，偶讀是詩而愛其芊綿婉麗，卷軸琳瑯，約隨睹紀，附錄詩後，俾其家後生便於稽核丹黃甲乙，稿成而出示余，間有余目力所未逮，或得之舊聞歷久而失之者……宜亟付梨棗，公諸同好，無吝吝也。倘以附益香奩為疑，則無聊筆墨，莘田亦既言之矣，他日主人自出所著述以問世，即不妨執是書之法為其嚆矢也夫。」

（註四二）

序後共附「凡例」九則，卷末另附注釋補遺上下卷共十五條。《香草箋偶註》原刻本，我亦未過目，民國初年，有石印本流傳。四十七年五月，臺北中華詩苑據石印本影印，並附錄黃任之女黃淑畹（綉佩）著《綺窗餘事》，但已刪除了一部份，據張作梅氏重刊序的說明：

「（綉佩）著有《綺窗餘事》一卷，原附《香草箋》後，不知何時，被人截去，今本《香草箋》已不可得

見矣。……幼佩之詩之美，雖不能卓然名世，亦自擢秀閨閣，不宜使其淹沒勿傳，茲於重印《香草箋》時，仍覓李禧《綺窗餘事》刻本附刊於後，以還舊觀。至「鹿鳴」詩以下，則悉予刪去，佳作盡見乎此，其亦更足彰幼佩之美也已。」（註四三）

按張氏所稱的「李禧《綺窗餘事》刻本」，係民國十九年五月福建廈門新民書社編譯部出版，鉛排平裝本，書名題為《香草箋外集》，另以《綺窗餘事》為副書名，屬於該書社出版叢書的第二種。本書共四十八面，每面十一行，行三十二字，卷首有「己巳八月」思明李禧序，說：「然淑畹、瓊玉詩、既不他見，而玉石之辨，智者自明，此集固自有價值也。余家藏此卷，頗歷年代，年來朋輩頻頻借閱，亟附新民書社翻印，以公同好。」（註四四）中華詩苑刊本《香草箋》所附《綺窗餘事》，大體上仍依李禧《香草箋外集》，行款、字體、錯字幾乎完全相同，僅改題書名及刪去「家大人重宴鹿鳴代淑英姪女作」以下諸篇而已。

(3) 靈窗主人注釋本

靈窗主人注釋本《香草箋》，題為《十研老人香草箋》，《香草箋》原本分二卷，本書增注後，析為三卷，另附黃淑畹《綺窗餘事》一卷，共四卷。即「瑤瑟」至「有贈」為卷一，「惆悵詞和徐嬾雲作」至「苦記」為卷二，「恨詞」至「竹門」為卷三，《綺窗餘事》（含節婦林瓊玉詩）為卷四。本書架藏一冊，木刻巾箱本，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字體極為拙劣，似為福建方面的刊本，而且有不少泐滅處，應是刷印頻繁之故。扉頁、序例均殘，以致刊刻年月付諸闕如，由卷四末「今已屆六十九矣，前學使恩雨堂先生表其閭

」等語推敲，可能是清同治年間的刊本。又「凡例」殘存一則，提到卷四末附刊節婦林瓊玉詩二十一首，說是「道立之姑、老人之外孫女，謹登之，以見老人詩學淵源，綿綿未替，且『題杏花雙燕圖』併『瓶花』等，作者已傳播藝林，皆欲一睹全集之為快，今公之全好，亦嗜古者所許可也。」（註四五），玩其文意，所謂「靈窗主人」應該就是林道立的化名。

本書卷首序例之後，附錄了《本朝詩鈔小傳》、《榕陰詩話》、《硯史》、《紀行詩箋》、《閩遊詩話》、《隨園詩話》等書中有關黃任的資料，接著又有一篇署名「同學弟鄭希元月林氏」撰的跋文，對《香草箋》有很詳細的評論，略謂：

「閩十研黃先生《香草箋》一集，其寓意也悠而遠，其託興也深而激，不屑屑傍唐人門戶，而騁秘抽妍，薰香摘艷，然泛珠船、遊玉海，千態萬貌，悅目醉心，豈易溯委而窮源哉。以隨園太史負倚天拔地之才，樹嶽峙淵渟之望，擅茹古涵今之識，。定揚風扞雅之衡，獨心折是編焉，此其故可與辨物者道，難與拘墟者言也。……然則《香草箋》之注，所以明詩思之綿邈，而著詩學之宏深者，夫亦不可以已矣。至其援據必詳，校勘匪謬，寒暑無間，寢食與偕，閱是注者亦可知其不疲於奔命矣，余又奚庸贅焉。」（註四六）

卷四之末，亦有詩注補遺若干則。

(4) 謎書附錄本

所謂謎書附錄本，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刊本，大凡坊間出版的謎書，都會在書後附錄若干常用的燈謎資料，以備讀者

臨場攜帶之用。《香草箋》既然在早年曾成為燈謎熱門題材，一些謎書也就將之收入附錄。茲以我手頭一冊《文虎蒐集》為例，本書係楊歸來編著，民國七十二年二月，臺南西北出版社出版，書中共分三部份，前面是「謎格例解」，中間是「謎儒編目」，最後是「參考資料」，「參考資料」收錄了八十一種資料，其中第一種就是《香草箋》，佔了十六頁。因這只是資料性質，所以只錄詩作，無任何序例及注釋，當然更談不上版本的精粗，姑附此一述。

七、結語

早期的臺灣，是個典型的移民社會，來自閩、粵的墾民，在與環境爭、與大自然搏鬥的不安定生活之中，文學作品的發展，受到時空限制，並無斐然成果可言。清代中葉以後，臺灣西部大部分的土地拓墾就緒，在有識之士提倡之下，文學的種籽，也開始萌芽。以表達吾人心聲的詩歌，首先開花，從清末歷經日治五十年，蔚為臺灣文學的主流，而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香草箋》一書，無疑是推波助瀾的重要動力。《香草箋》為十硯老人黃任香齋作品的總集，然而在封建思想濃厚的年代，這本書一如王次回《疑雨集》，儘管擁有相當的讀者，卻得不到應有的地位，只能在特定的官宦子弟之間流傳，即使有心為他作註，仍必須化名寄託，當然受到影響者，就只局限於這些上層社會的浪漫文士了。

日治五十年，《香草箋》竟因緣際會，被搬上子曰店中，與童蒙讀物等量齊觀，成了學習作詩的啟蒙教本。固然有人很不以為然，對這種基礎不夠紮實的學詩方式提出質疑，

認為所寫的作品，無法與唐音宋韻相提並論，吾人若從文學推廣的角度來看，《香草箋》所散發的文學魅力，風靡了許多多青年學子，使薪盡火傳的重責大任，唯此是賴，故未嘗不是日治間恢弘漢文學的大功臣。清代名詩家輩出，著作汗牛充棟，若干中國文學史中，甚至沒有給黃任適當的詩學評價，但在臺灣黃任卻以《香草箋》大放異彩，遠非其他名家所可比擬。光復後，《香草箋》功成身退，陪伴著燈謎告別絢爛，歸於平淡。總而言之，《香草箋》是臺灣文學史上的一顆明珠，值得留諸文獻，爰就見聞，草為此篇，幸不吝教之。

附註

- 註一：鄭振鐸《中國文學史》頁四七三，轉引自朱維之《中國文藝思潮史略》（一九四九，上海，開明書店）頁九一。
- 註二：同前書頁七。
- 註三：靈窗主人《十研老人香草箋註》（清代木刻本，出版時間、地點不詳）卷首附錄鄭方昆《國朝詩人小傳》之黃任傳、錢林《文獻徵存錄》（二八五八，有嘉樹軒原刊，一九八五，臺北，明文書局影印）卷五合參。
- 註四：陳衍《石遺室詩話》（一九七六，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卷二六頁一。
- 註五：袁枚《隨園詩話》（上海，文明書局）卷四頁九。
- 註六：同註三。
- 註七：袁枚《隨園詩話》卷四頁七。按「月鹿夫人」非黃任妻，《秋江集註》引《香草齋詩話》有云：「張季渠，字宛玉，別號月鹿侍史，閩縣人，新安縣河廳張洪之女，適江寧府參軍朱文炳，能詩，工繪事。……按《隨園詩話》以為先生妻，

誤也」。

註八：同註三。

註九：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六，頁一—三。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黃任《香草箋》（一九三二，繫春社）頁三—五。

註一二：黃淑婉《香草箋外集》（一九三〇，廈門，新民書社），卷首李禧序。

註一三：同註一二。

註一四：黃淑婉《綺窗餘事》（即《香草箋外集》，一九五八，臺北，中華詩苑），卷首張作梅序。

註一五：靈窗主人《十研老人香草箋註》卷四，頁四六。

註一六：黃文虎「黃莘田與徐癩雲」（四），載《三六九小報》（臺北，成文出版社合訂本）四七四號四版。

註一七：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八頁三。

註一八：連橫《臺灣通史》中冊（一九二〇，臺北，臺灣通史社）頁六九三。

註一九：連橫《臺灣通史》下冊（一九二一，臺北，臺灣通史社）頁一〇八九。

註二〇：陳肇興《陶村詩稿》（一九三七，臺北，臺灣新民報社）頁三三—三四。

註二一：林占梅《潛園琴餘草》（一九九四，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頁一七—一八。

註二二：同前書頁三〇三。

註二三：黃任《秋江集》（一八四三，東山家塾刻本）卷五頁二六。

註二四：連橫《臺灣詩乘》（一九六〇，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二一九邱逢甲「臺灣竹枝詞」詩。

註二五：《海東三鳳集》（一九八一，臺北，臺灣史蹟研究中心）頁一一二，呂汝修《餐霞子遺稿》。

註二六：許南英《窺園留草》（一九六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八。

註二七：同前書頁一一。

註二八：許夢青《劍漁遺稿》頁一二，（一九六〇，彰化，大友書局）卷首許常安撰「先大父劍漁公事略」。

註二九：同前書頁一八—一九。

註三〇：洪棄生《寄鶴齋詩集》（一九九三，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三九五—四一五。

註三一：連橫《雅堂文集》（一九六四，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二六四—二六五「詩薈餘墨」。

註三二：《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集》（一九九二，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下冊，頁二五—二六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

註三三：黃文虎「黃莘田與徐癩雲」（二），載《三六九小報》，四七〇號，四版。

註三四：同註三一。

註三五：王松《臺陽詩話》（一九五九，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四一。

註三六：唐景崧編《詩畸》（一八九三，得閒便學齋原刊，一九八二，臺北，臺灣史蹟研究中心影印）卷首序例。

註三七：謝國文《省廬遺稿》（一九五四，臺南，謝汝川刊），「省廬文稿」頁五—六「省廬文虎研究」。

註三八：同前書謝序。

註三九：《三六九小報》四四六號二版「射虎拾碎」、四四九號二版「缺林燈謎」（三）。合參。

註四〇：洪燦楠《淡江廬語》（一九七六，臺北，臺北縣謎學研究會）頁三三—一一〇。

註四一：同註四一。

註四二：黃任《香草箋偶註》，（一九五八，臺北，中華詩苑），卷

首阮序。

註四三：同註一四。

註四四：同註三二。

註四五：靈窗主人《十研老人香草箋註》卷首凡例。

註四六：同前書卷首鄭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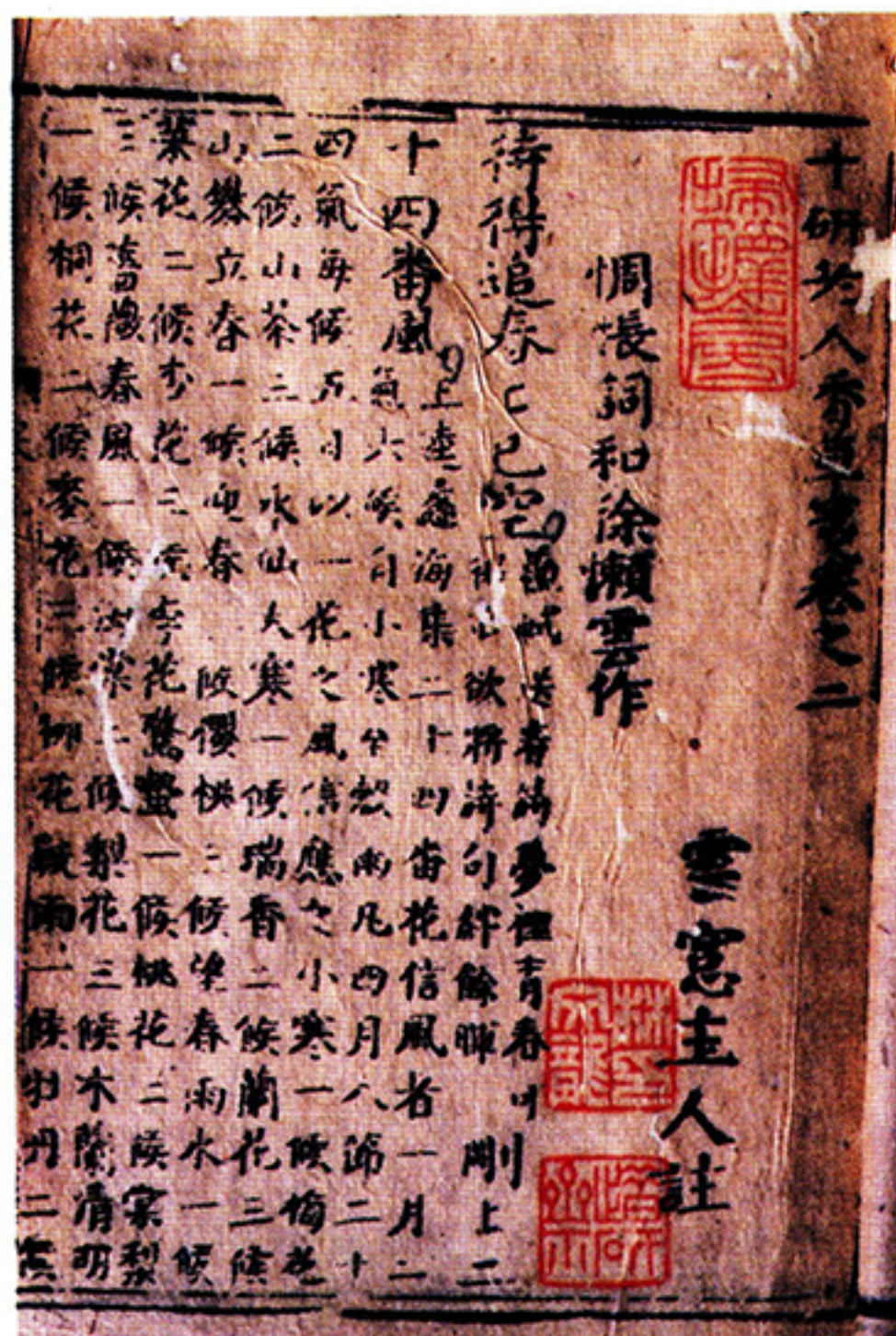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林文龍，南投竹山人，現寓彰化和美。民國四十一年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約聘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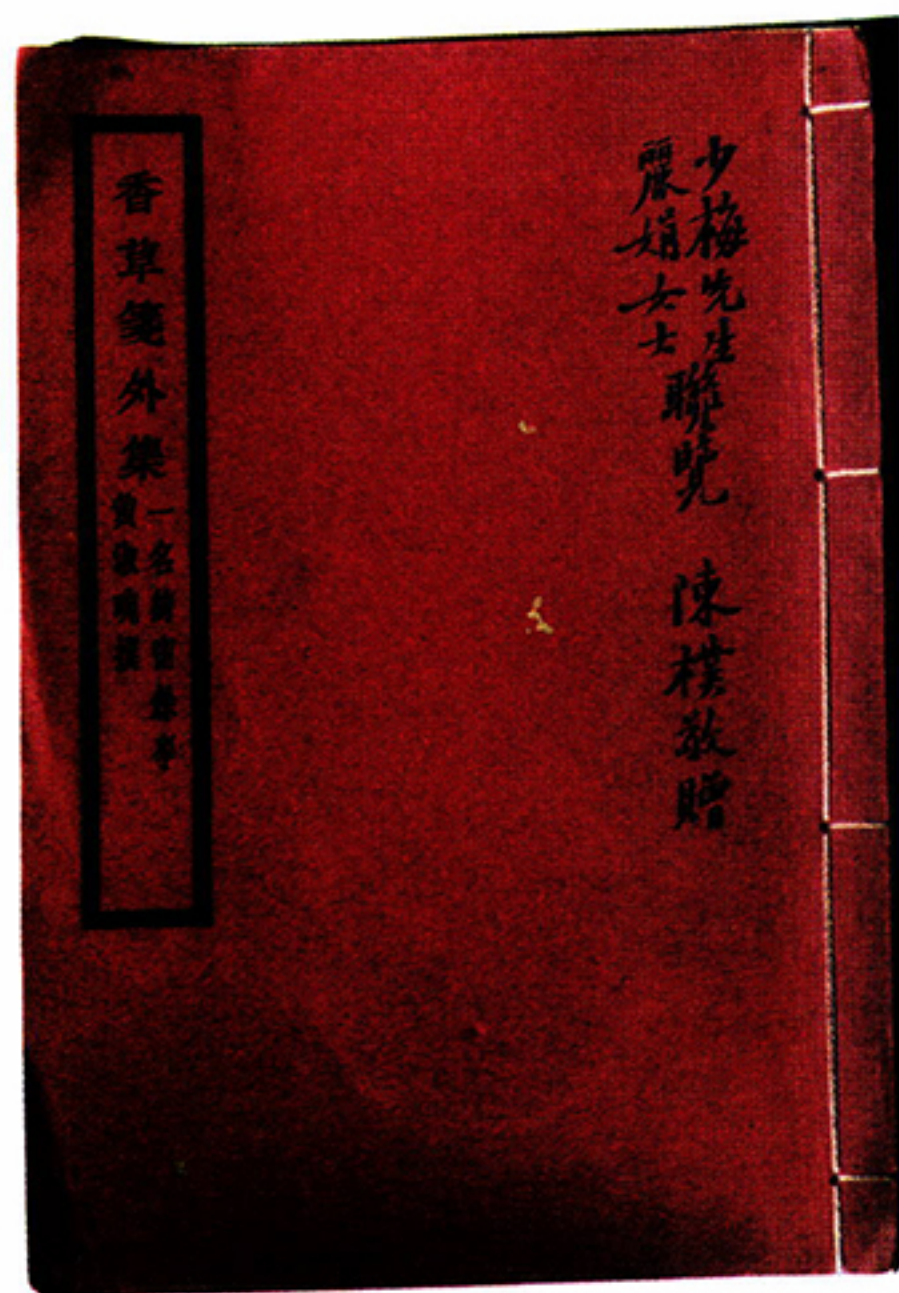
著有《臺灣史蹟叢論》、《臺灣掌故與傳說》、《吳光亮》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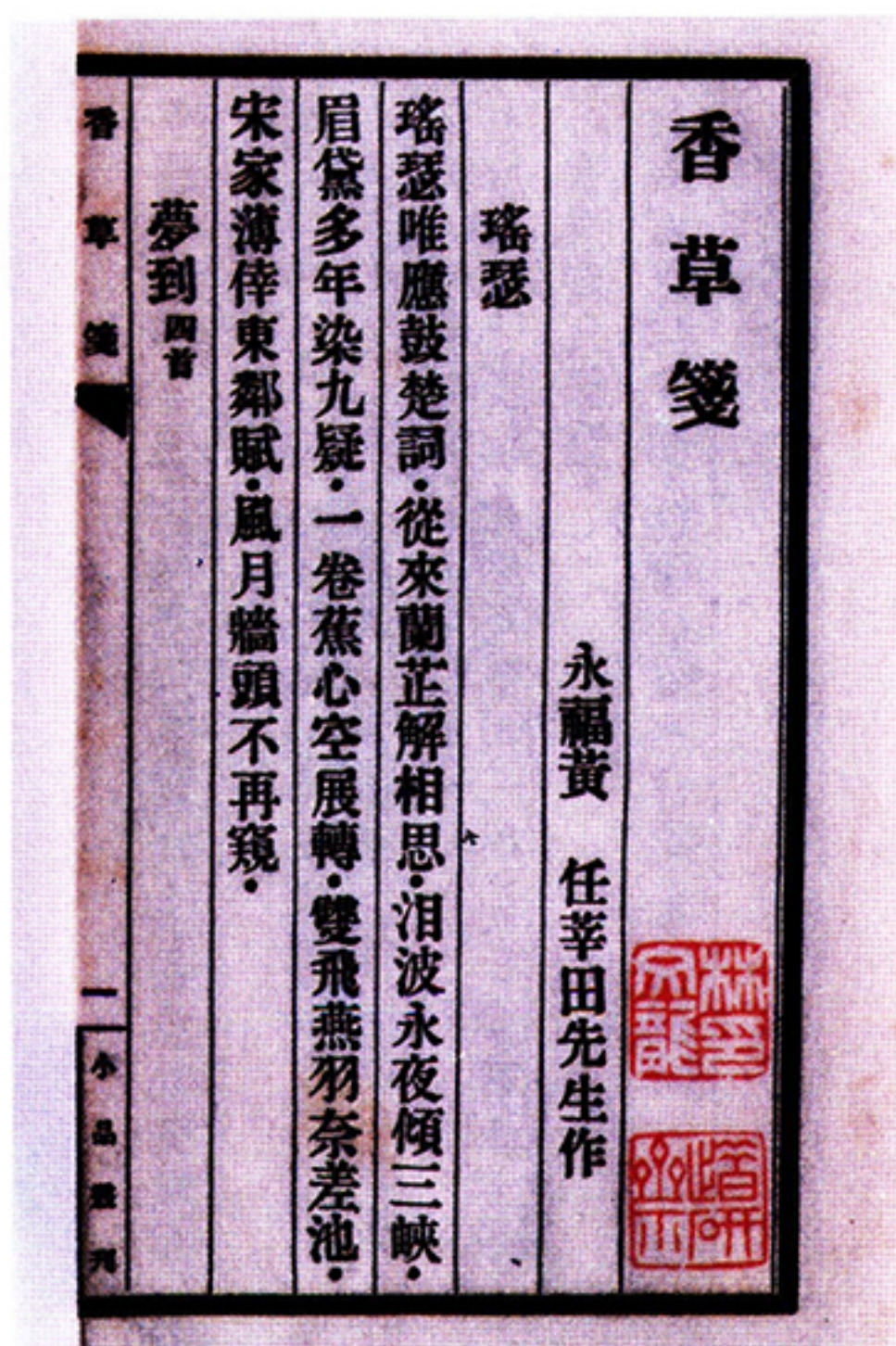
靈窗主人註本《香草箋》卷四《綺窗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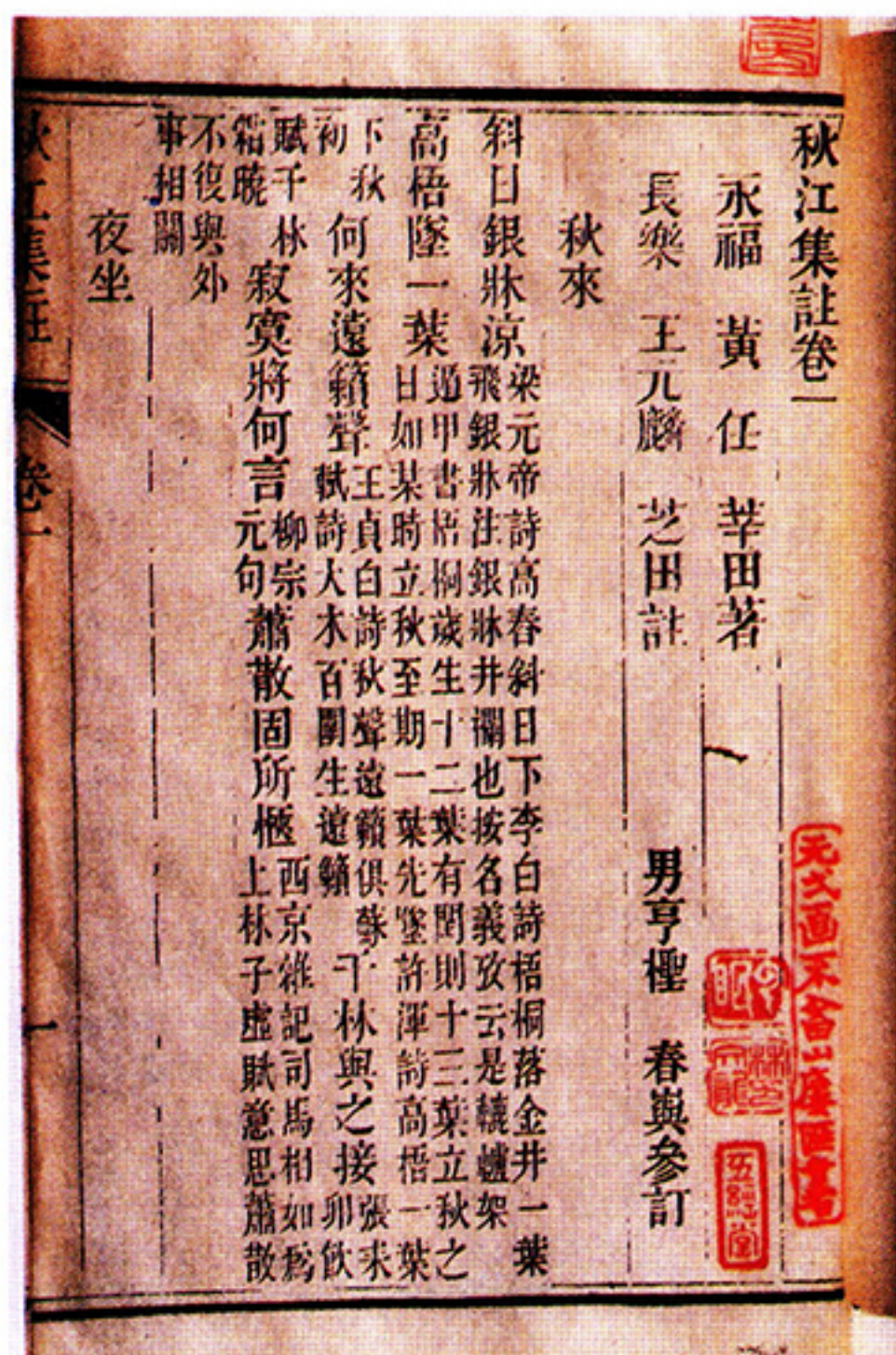
靈窗主人註本《香草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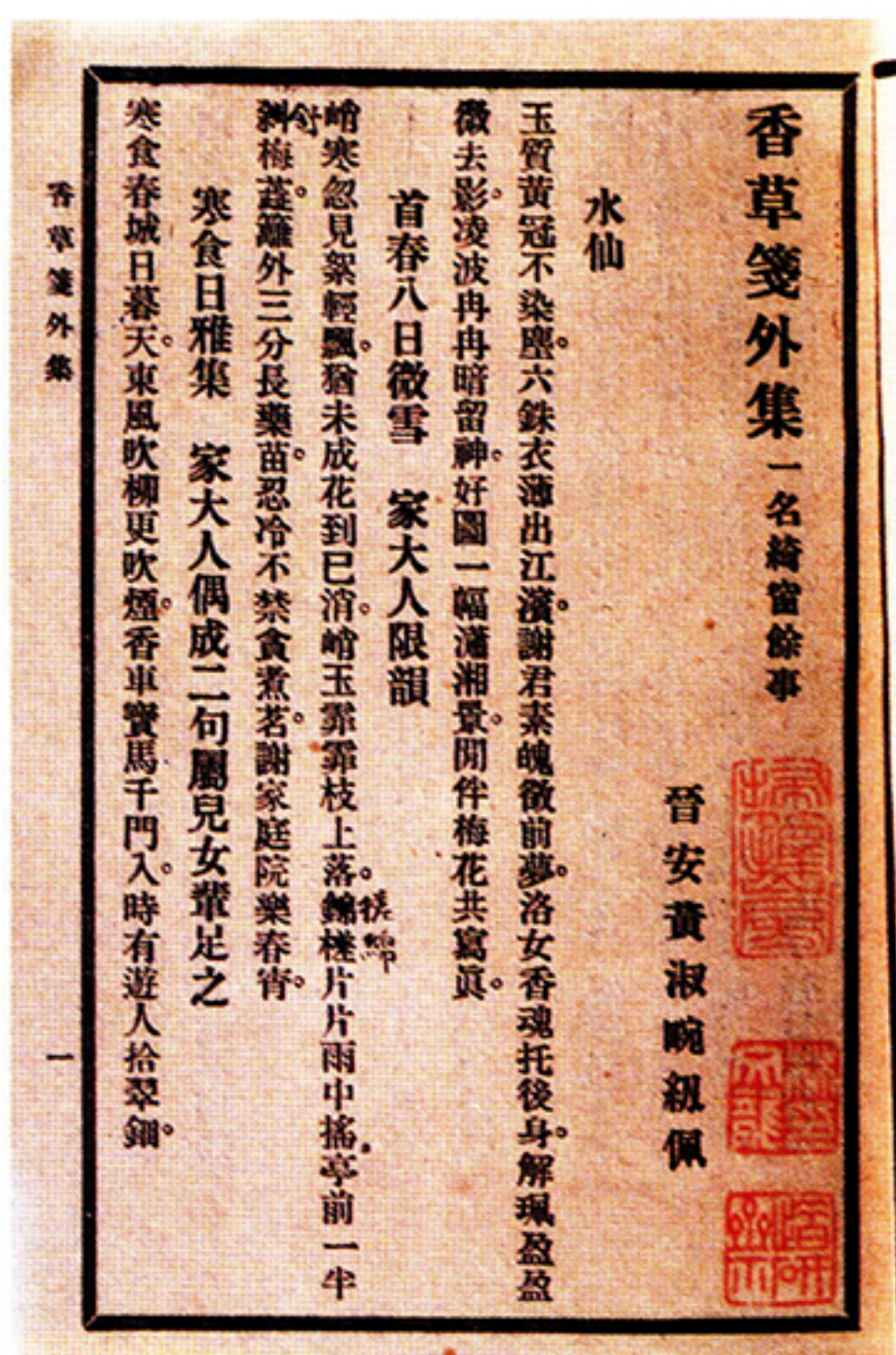
李禧刊本《香草箋外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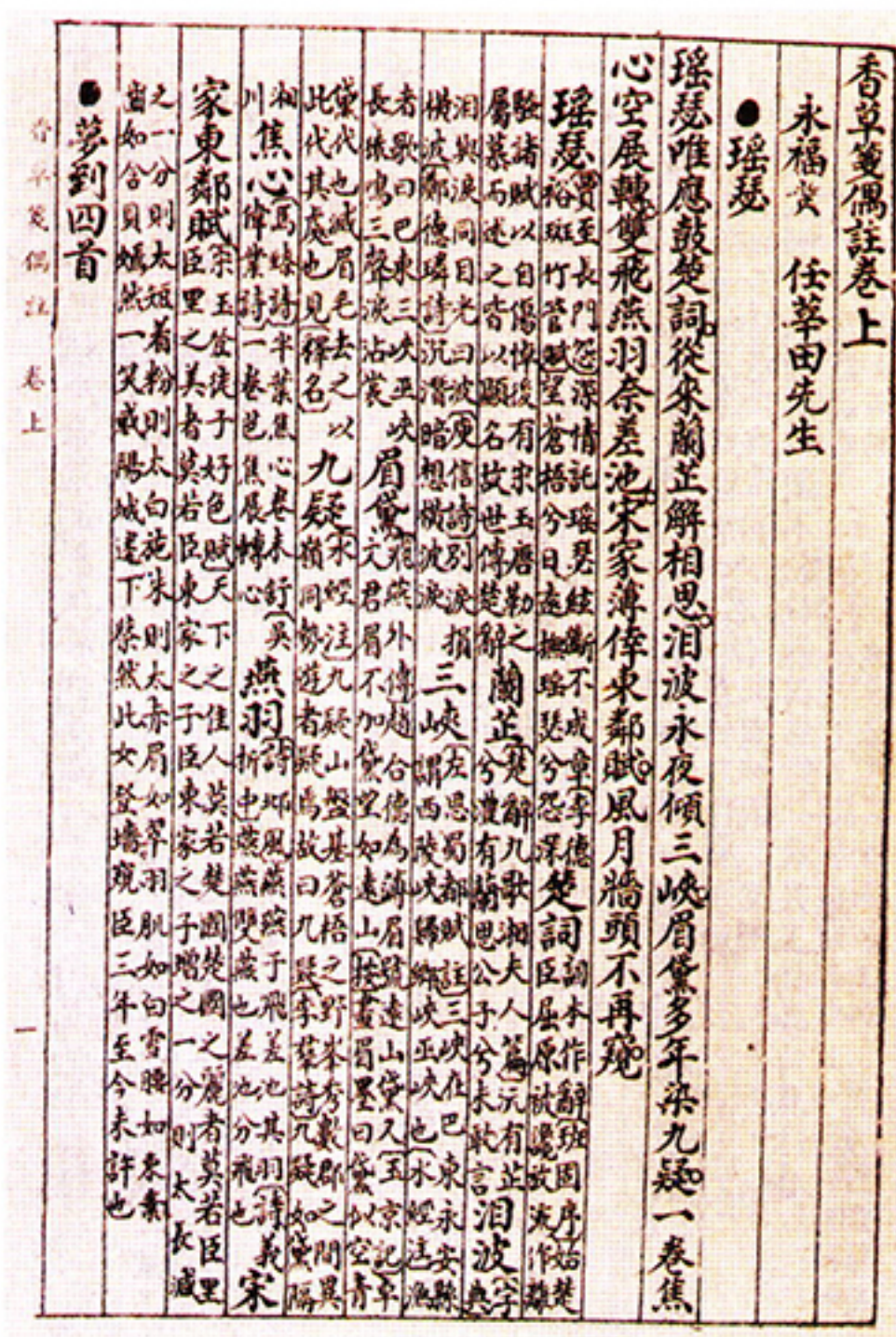
繫春社刊本《香草箋》



黃任《秋江集》註釋本書影



李禧刊本《香草箋外集》



《香草箋偶註》書影



中華詩苑刊本《香草箋偶註》封面

香草箋偶註序

詩之有佳蓋摩於李杜之佳選歟風人與以肝腸竟見其不同往者取
風人妙義常強附會者杜詩箋傳自若然學虞伯生之注晚明杜詩者僅
三編實評千里趙次公以箋釋又句為事而違幅半審少所蔽附論者謂其
身所受虞趙之君之累不淺以杜公雅政其卷未必拘之泥者若此之近世而何
幾許吾聞市福黃莘田先生之作之華田探履地而禮度冲美生平所為治
虛數千首者十研軒葉秋江集多與一時公卿士大夫相贈及他遊感遇之篇
皆皆春容不雅嗣後唐音而箋中詩獨闢園房兒以之事流連往後他箋
諸據其深情或疑為香奩之續玉擬之陶徵士白璧微瑕今讀箋中若題詩
序有去卿華墨之云則莘田於是詩有微指焉知言者以為有託而逃諱矣
既中按言隸事出入乃家治生事生博而亦苦生與之矣閱軒主人
若以文學著名專攻章句事詩歌偶讀是詩而愛其華婉麗卷軸

硯史小引

余家藏硯十餘方皆先君子手自磨礪銘刻其背墨精
陳因素義深遠懷予童子時仍主父君側見此摹金
石古文畫什淋漓余世流餘善與陶泓君未嘗不更難
維持詩文月餘余文田生皆與先君稱石交結翰墨緣
每得佳石互相銘刻以為席珍以是余與雪師兩家子
亦承遺訓各以文藝相琢磨黃子莘田則許以自出而
陳子法象謝子古梅又余中表亦先行也少同苦長同
好惟池台餘以收藏研村六暇相教自月餘丈與先君騎

黃任舊藏《硯史》抄本

《香草箋偶註》阮序

